

# 我从远方赶来，恰好你们也在

2015-05-14 叶铁桥 刺猬公社

## 导读

去香港前就知道要交这篇作业，回来后却不知道写啥才好，套用一句古诗就叫“札札弄键盘，终日不成章”。多友提醒说，你喜欢讲段子，就发段子吧。这倒启发了我，做新闻尤其是做调查报道久了，习惯“无一字无来历，无一句不写实”，与其空文虚声，不如来点记忆碎片好了。虽然拉拉杂杂，无一得之见，但总归是亲身经历或真情实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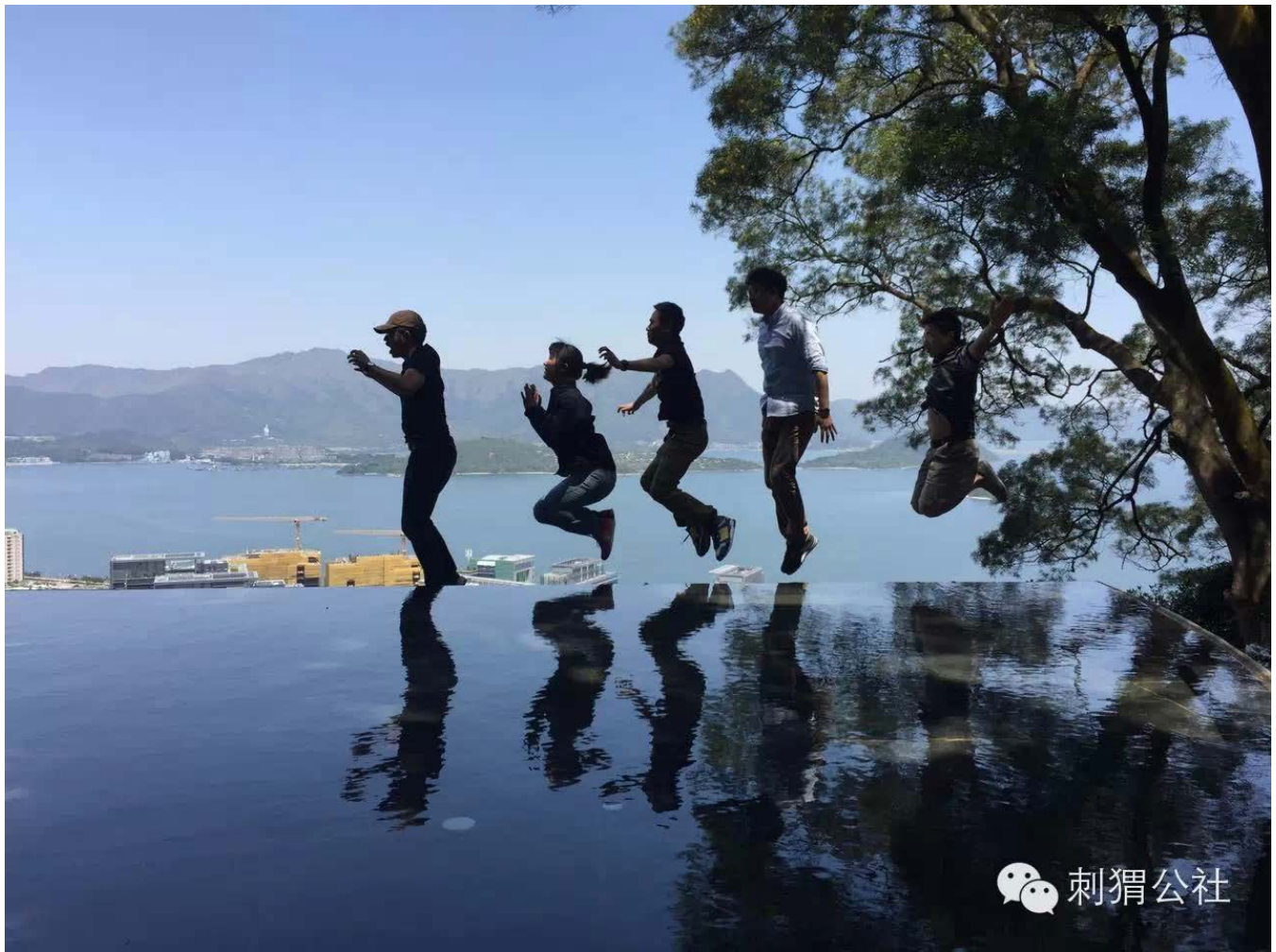
刺猬公社出品，必属原创，严禁转载。  
合作事宜，请联系微信号：yunlugong

by 叶铁桥

香港A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如果不是在香港呆上一月，肯定没法这样深度了解香港。

## 1

赴港前先在深圳住一晚，第二天跟一起访问的@王君玲、@毛颖辉会合，想一道过关。王君玲住罗湖口岸旁边的酒店，在她房间里，她拿出一张红签，说等会过关要用。我问是什么呀，她说签证啊，你带了吗？我说没带啊，需要吗？她说必须要啊，说着拿出一张城大通知的注意事项，我一看，果真是要的。第二天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过关，结果被遣返了。起初没觉得怎样，只是在听闻以前的多友说：居然还有人忘了带红签的！这才发觉这事似乎在别人眼中有点二。改下那首爆红的小诗：“春天来了！亲爱的，我们去旅行吧。我带着你，你带着钱。你还一定要带着红签哟！”



## 2

从地铁出来，过天桥，走到又一城，找海棠轩的女青。问啃三明治的女生，说在对面，又拖着大箱子过天桥，再问人，说在又一城那边，再拖回来。才分明感觉到经验主义害死人，总以为当记者的找地方不是问题，却低估了香港因狭小逼仄导致的错综复杂的路况。走到达之路，再问人，这次居然问到的是香港《经济日报》记者，她正好要到女青采访！一路上，双方交流了纸媒目前的境遇，并都对前途表达了茫然失措之感。



### 3

几年前就去过城大，是从又一城那个门进的，那次真让我见了世面。大陆的高校，哪个不是校门大气巍峨，哪里有从商场里开校门的？@沈菲说，城大又被称为“香港又一城市大学”，好贴切！去过港大、浸会后，对香港大学的“小”又有了深入认识。CMC是第二次去，我所供职过的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部一个实习生正在这里读博。他的办公室里有几个女博士，聊起来后发现，很凑巧——一个是我高中的校友，一个是北大新闻学院的院友，一个是我们部门实习生的室友，一个是同事的师妹——全都在二度连接之内。后来在城大又偶遇各种熟人，觉得城大要被内地学生给占领了。再后来又发现，媒体与传播学系老师不是来自台湾，就是来自大陆，来自港岛本地的老师一个也没碰着。问@沈菲，他说，本地的老师原来也是有的，但都去了中大新闻系，因为那边的老师都是香港本地人。看来是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



#### 4

城大的食堂，最喜欢AC1。AC2去过几次，每次都觉得没点中，后来才知道压根就没符合自己口味的，AC3也基本吃不惯，后面就只去AC1了。AC1里最喜欢车仔面，后面去食堂只吃车仔面。每次里面必要放香菇和萝卜，然后舀一勺子辣椒油在里面。AC1的辣椒油够辣，正合我这个湖南人口味。没找到车仔面前，我还让朋友从深圳带来了4瓶老干妈，带去饭馆，人家不让吃，只好每天早上在住处用老干妈蘸面包吃。整体而言，香港饮食不合口味。



刺猥公社

5

@沈菲 说我们这期多友，是最能玩的一期。想了一下，也没去多少地方。就去中大玩了一天，天平山走了一天，紫罗兰径走了一天，狮子山爬了一天，湿地公园玩了一天，大屿山玩了一天，西贡玩了一天，南丫岛玩了一天，明报去了一次，凤凰卫视去了一次，港大去了两次，跑马地看了场赛马。时间都去哪儿了？



6

行山这个词蛮好的。确实不是爬山，只是在山腰或山脚下的平路上行走。行山念诗，确乎雅集，南腔北调，可谓多闻。游太平山那天，偶有微雨，到了山顶，“白云回望合，青霭入看无”，白茫茫一片。大屿山的行山径就在海边，岛屿和城市在海的另一边，“郡邑浮前浦，波澜动远空”，跟景致一结合，这些唐诗一下子就活了。如果不是在香港呆上一月，肯定没法有这样的深度游。



我从远方赶来，恰好你们也在







《木蘭花·乙卯吳興寒食》

張先

龍頭舴艋吳兒競，筍柱秋千遊女並。  
芳洲拾翠暮忘歸，秀野踏青來不定。  
行雲去後遙山暝，已放笙歌池院靜。  
中庭月色正清明，無數楊花過無影。

《木蘭花·乙卯吳興寒食》

刺猥公社

去西贡玩得最爽，我天生亲水，看见海就想跳下去。去西贡可以下海，抓螃蟹，打水战，还真没想到香港有这样好玩的海岛，相机随便拍出来也是景。以前只去过海洋公园和迪斯尼，跟西贡比起来，那些地方简直不堪一玩。



8

在女青，每天晚上九、十点钟我都要出来散步，一般都是沿着海棠路走出去，再从牡丹路走回来。常常一出院子，迎面就吹拂来极馥郁的花香。那种沁入心脾的香味，总让我想起泰戈尔的那句诗：我从梦中惊起，觉得南风里有一阵奇香地芳踪。前期，我总在追寻这种奇香从哪种植物中来，却不得要领，后来才知道是黄玉兰，花朵藏在了繁叶中。晚上九、十点钟女青所在的香港是最好的香港，没有中环旺角的滚滚人潮，没有常见的钢筋水泥森林。安静的街区，干净的马路，难得低矮的住宅，车子也不多，月亮虽然经常被云浸染得有些朦胧，但夜空是帝都难得见的蓝色。橘黄色路灯光芒下，黄玉兰的奇香笼罩着整个街区。4月香港夜晚的温度正好，二十来度，在这样的环境里散步很完美，这也是我每晚都要散步的原因。



9

晨跑也很爽，一共跑了五六次，每次都是去探知不同的街区和地理，有一次甚至还是先乘了两站地铁才跑的。每次都是@方师师带路，我和@胡冯彬左右护法。大多数行程，都是从跑几条街道始，以在某个无名小山绕路止。香港的公共设施很完善——以致每座小山都被铁丝网切割

成一个个小区域，我们常常是“面壁十年图破壁”，最后靠本地人指点突围。



传媒B

来香港头两天，我就跟同伴声明：你们负责多闻，我负责雅集。

1

来香港头两天，我就跟同伴们声明：你们负责多闻，我负责雅集。你们负责当学霸，我负责玩。结果发现，不跟他们在一起我也没地方去，于是竟练成了学酥。讨论最热烈的一次，是跟@假芝云老师辩论新闻有没有客观性。她说研究做得越多，越觉得新闻不存在客观性。而我的从业感觉是，刚入行觉得新闻不存在客观性，但年头做得久了，反而觉得有。在我看来，话题类新闻、人物报道也许难言客观，但硬新闻却是有客观性的。辩论得太久，不觉到了下午一点半，大家都饿了才作罢。下午去南丫岛玩，又跟台湾辅仁大学来的@赖盈如老师辩论了一路。结果跟课上一样，谁也没说服谁。



## 2

@CC 讲过的，我只记住了两点：一是文章要从中间写起；二是要有纪律性。我搜索他的相关资料，发现我的大学同班同学@刘兢（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）的访谈是最全面的，里面有两句话让我印象尤为深刻。第一句：“白鲁恂等前辈汉学家是很懂中国的。他们人文素养深厚，对中国的蛛丝马迹都很敏感。虽然有今人指摘他们方法不够严谨，但他们对中国的描绘常入木三分。后来的学者接受社会科学训练，研究技术严格了，但洞见却反而减少了。我觉得社会科学

的训练一旦脱离人文的关怀和触角，损失是很大的。”第二句：大陆新闻学界的问题是“就是没有方法、没有理论视野、没有问题意识，只是靠聪明和灵感。灵感是不可持续的，有时灵光一现会写下一句好想法，但因为缺乏逻辑、纪律和证据，下一句往往就自相矛盾了”。



### 3

@CC 看起来很威严，接触了才知道可以“亲而誉之”。他的课有两次，跟他约的分享会也有两次，每次都长达三个小时以上，还有不少多友找他开小灶。CC很有耐心，不论多琐碎的问题，都会一一作答。他的分享会，真正能让人体会到什么叫“stay foolish stay hungry”（别作他想，此处翻译成“求知若饥，虚心若愚”）的真谛。但话说回来，每次聊到下午一两点，是真饿啊！



#### 4

城大重定量研究。媒体与传播学系的师生张口闭口不是数据就是问卷。上@祝建华老师课前，他发来了一些参考论文，里面也是各种研究数据，我看了以后还是很受启发的，能感受到数据和实验的力量。在城大期间，空闲时在kindle上看了几本新媒体的书，尤其觉得《大连接：社会网络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对人类现实行为的影响》、《人人时代》和《认知盈余》等几本书很受用，觉得西方社会科学研究做得很精致，手法也很精巧，实验设计得极具智慧，对我理解现在传播格局的颠覆性很有帮助。对比之下，大陆的传播研究还是太重定性研究了，很难提供有启发的成果。所以，觉得@CC 批评得很在理。



5

在城大时，恰逢2011年多友@唐小兵 在中大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访问。小兵是我大学同学，在同一个宿舍住了三年，他是先新闻后历史，再从历史看新闻。他学术上的成绩我无法评价，去太平山时，他也去了，回来的路上，其他多友对他的讲述充满了兴趣，纷纷要求他“讲一场”，但因他时间安排不过来只好作罢。我很佩服小兵的学术连接能力，他跟余英时、北岛等大家都有交往，却又不功利，甘受资源、家事上的纷扰与窘迫，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。看了《大连接》后，我才明白这种学术连接能力的重要性，也由此体悟“多闻雅集”的价值。相比小兵，我从香港回内地时去广州拜访的多友@刘兢，生活环境要好得多，所以能专心治学，同行有多友对他评价很不错。这两人虽有殊途之感，却各擅其长，我于有荣焉。





## 6

我们见着@师母很高兴，师母见着我们也很高兴，那种亲近感是油然而生的。在从大屿山回来的地铁上，师母说，他（CC）那时候跟我说要搞这个访问项目，说了他的计划，说要找年轻人，不找领导，我就知道这个项目一定会做得好，现在看起来真的很棒。看来，以后做事，先让夫人评估一番是好的。我算了一下，目前多友已经有173人，城大在多友身上的投入已近350万，调动系里资源做的服务，也花费不少。这确实是个不同寻常的项目！



7

去《明报》参观，总编辑@钟天祥亲自接待。作为马来西亚人，其中文之好，令人惊讶，所以在一群内地人中毫无违和感。他的讲述中，有3点让我印象深刻：一是说到明报历史时，他用坐标图来说明《明报》偏中间立场。但他也提到现在对大陆维权人士的报道更为审慎。二是谈到新闻写作时，他特别提及了报道要有“高度的文学价值”，强调“人情味、文学性”，而这一点是大陆新闻界正在自觉摒弃的；三是谈到新媒体时，他说，网络还是为报纸导流的，他不相信网络媒体将取代纸媒。相比之下，内地新闻人很难有这种自信。



刺猬公社

## 8

在香港期间，两次去港大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拜访@钱钢老师，他是大陆新闻人心目中的传奇之一，对新闻掌故了解之深、经历之多，当称得上“半部中国新闻史”。在他的主持下，港大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邀请了很多大陆自由派知识分子（尤其是来自媒体的）前去访问。我第一次去拜访的时候，正好两位来自陕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访问；第二次拜访的时候，钱钢老师邀请我听了 he 主持的一位内地自由派专栏作者的演讲。城大、中大新闻系跟内地学界的连接，港大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跟内地业界的连接都极有价值，对于受到限制的内地知识分子而言，这种“同情之理解，理解之同情”非常宝贵。大而言之，这也是香港之独特价值。



9

毕业以来，虽然做新闻走南闯北，但从没有在外呆过一个月以上。这两天回来，又回到原来的节奏，因为要写这篇文章，再回忆香港之行，有不真实的感觉。现纸媒式微之际，就在香港一月中，同事有4人离职。报社越来越像农村，开始空洞化，只剩下留守老人和小孩（刚入职的，离职要交高额违约金），中坚力量出走殆尽。去香港前，早已满怀忧愁，觉得正好用这一个月想出路。我在香港时，就有同事说报社已风传我回去就辞职。回来时，才发现过了一段世外桃源的日子，完全没想起这码事。媒体大变局时代，无论是对于传媒业的从业者，还是教育者，都是巨大的挑战。我得继续思考和权衡我的出路问题。



多友C

我从远方赶来，恰好你们也在。

1

说说标题。有一天晚上，我跟曾在《明报》供职的师兄吃饭。那天，@方师师 工作定下来了，开始公示。大家都很兴奋，买了蛋糕，就在女青的楼下拼了两张桌子，师师拿出珍藏的1996年的红酒，大家来了场欢乐聚。看他们在群里传的照片，我心痒痒地，吃完后迅速跟师兄告别，从石硤尾出地铁后一路跑了回来。围墙之外就听到了他们的喧闹声，走进围墙拐角，看见他们在楼下聚得正high，心里顿时想起来一句不知从哪看到的文艺话——“我从远方赶来，恰好你们也在”。出发前，同事兼多友@张彦武 说，在香港一月，最大的收获还是跟这群人的情谊，回想起来深有同感。“我从远方赶来，恰好你们也在”，写透了这种惊喜与感慨。那个晚上，我到了后，没有杯子了，于是豪气地拿起了瓶子直接喝（其实也就剩下不到100毫升的红酒）。宿管过来催，说太晚了，不能聚了，否则影响他人的休息，于是大家一致决定拿着吃蛋糕的叉子开始浩浩荡荡地散步（更像是游行）。都在兴头上，在大街走着，觉得很豪迈。走到711对面，大家拿着叉子拍了一张，于是就有了这张照片，四月多友也因此自称为“三叉党”。

我从远方赶来，恰好你们也在



刺猬公社



## 2

谈谈我对四月多友的印象：

**@赖盈如** 赖萌萌老师非常温柔，有着跟年龄完全不相称的面容。对于这个唯一的台湾同胞，我们一直强调要搞好统战工作。但对于我们说的，她一开始总分不清是真有其事还是段子，所以每次都很天真地问：你们说的是不是真的，你们是不是在骗我呀？声音里有种台湾人特有的嗲，这种嗲却又是清水出芙蓉，所以才被称为**@赖萌萌**。到了后期，@赖萌萌捉弄人水平不低于其他任何人，我们一夸奖，她就总说是我们统战工作做得好。赖老师让我对台湾充满了好感。



刺猬公社

**@方师师** 师师一开始就带领着大伙儿，所以被称之为“带路党”，后来就简称为“党”了。每次出门，只要“党”在，我就从来不查地图。“党”的上进和文艺深入骨髓，经常早上4点起来



看书，在书店里买的书能堆得山高，冰箱里却也囤满了红酒。“党”带领我们晨跑的时候，看起来挺女汉子的，但有一天，她有意穿了条黑色无袖直统裙，加了件休闲小格子衬衣，走到西贡海边的礁石上，解去小格子衬衣，露出玉臂，拍出了让人喷鼻血照，从此就被称为“女神”了。





**@胡冯彬** 胡一百有个本事，就是能让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很重要（当然这绝不是说他会拍马屁）。胡一百是所有活动的热心参与者，是所有人需要帮忙时想到的不二人选。虽然是学外语出身，但他很快就掌握了新闻学界的各种掌故，我提的每个人，他都能说上一段故事，奇才呀！



刺猬公社

@沈洪 又名“沈黑黑”，绝对的标题党，平常事物，脱口一句点评，立马让人觉得很奇葩。85

后，有着跟年龄不符的成（mian）熟（xiang），能上下通吃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我去港大拜访钱钢老师，他送了我四本书，其中一本叫《钢铁是怎么炼不成的》，是左方的口述史，我一看作者名字，没错，就是沈黑黑。



**@徐沛** 自从被**@沈黑黑** 捧为“男神”后，很快得到了公认，这说明找到一个合适的托是何等重要。徐沛有两点特质，一是性格恬淡，二是心思细致。有一天我感觉快中暑了，回来在群里问谁有药，不一会他敲门，拿着一盒藿香正气水。又有一次，有女生在群里问，衣服脱线了，谁带了针线？又是他。

我从远方赶来，恰好你们也在



刺猬公社

**@王君玲** 君玲是我见到的四月多友中的第一个，在深圳就见着了。她的声音跟她的名字一样，银铃一般。君玲是大姐大，对谁都很照顾。



(右一为君玲)

**@毛颖辉** 颖辉是个认真刻苦的人，博士在复旦学的新闻，博士后却在复旦研究人类学。她是个安静的人，唯一的一次表现得“调皮”是大家离开的那天，她P了不少黑照，我说没想到你是“慢热型”的人，她说是被沈黑黑带动了一下，已经恢复正常了。果然没再疯过了。



**@涂凌波** 波波是这期多友中最小的，但理论根底不浅。每次分享会，他总会提一些理论方面的问题，让我在记忆中回溯很久，也摸不着边际。他是巴萨的球迷，我是皇马的球迷。在香港，有个晚上我从凌晨2点忙活到4点多，也没能成功翻墙回国内看免费的比赛，他也经历了同样的悲剧。



**@李谢莉** 谢莉爱好广泛，喜欢体验。在香港看了好多场演出，包括她完全听不懂的什么剧，她每天的日程是最充实的，精力很充沛！





**@宋娴** 宋哈哈笑点太低，她自己也说，她老公因此搞笑技术长年得不到提高。她跟**@赖萌萌** 在一起，可以做到无因而笑，笑得花枝乱颤，所以被**@沈黑黑** 取了个绰号叫**@宋哈哈**。她的女儿

——两岁九个月的新月——也喜欢说“好搞笑哦”，这个聪明可爱的小姑娘继承了老娘的优良基因。



最后，植入个硬广哈：敬请多友关注和支持“刺猬公社”（ID：ciweigongshe）。刺猬公社致力于做泛传媒圈观察平台，为了加强跟学界联系，我们建立了“新闻学术共同体”，推出了“一周学术推荐”、刺猬公社沙龙等栏目。长远目标是推进学术界的交流及学界与业界联系，打造大家喜闻乐见爱在上面学习交流的平台。

完



刺猬公社

传媒观察原创平台

只做原创 · 自由分享

微信: [ciweigongshe](#)

新浪微博: [@刺猬公社](#)

今日头条: [刺猬公社](#)